

聚亭文鈔

蒲生重章著

初編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0

1



A 1270
1

明治卅一年一月新鐫

蒲生重章著

耿衣亭文鈔

青天白日樓藏梓

柳田泉文庫

竹亭公今
為樞密院
副議長則
天下之事
無不可言
者如余則
有屠龍技
成無所施
之感矣噫

美之世

維新之始。余幸議政。及日與
三條。昌丸。二公。及本戶。大久保。二子
相見。時蒲生子。闢以史官
亦日冬。馬。二公。及二子。已歸
道山。久矣。而今日。余與子
聞。邂逅于奧田氏家。相

卷五十五
蒲生重章著
耿衣亭文鈔

此卅年前
安井息軒
翁書余文
稿之語也
今翁墓木
既拱余亦
老矣為之
慨然不勝
懷舊之情
因置諸文
鈔卷首

諸篇矯之可喜而贊勁
於傳銘健於贊蓋作
者之學從韻語入故
見於文者如此

發傳文鈔上

安井先生題詞

二

翰生氏

顧須髮共皓然懷舊
慨然遂書以付子圖

明治卅五年三月念六

辭題

竹真題



東傳文鈔上

東傳文鈔上

東傳文鈔上

此往年清國黎公使書余文稿者也其後我與彼絕不知其存沒今幸和成而或云黎氏既沒為之悵然

此往年清國黎公使書余文稿者也其後我與彼絕不知其存沒今幸和成而或云黎氏既沒為之悵然

癸亥臘八

半九陳人衡識

一六居士修書

言蓋獻之



文章年古事

黎公使題詞

身... 金... 是言... 三... 清生民本

純齋題



文宗

頃湖山先生賜此妙篇適刻文鈔亦新著之一也因不俟傳人後編出實諸卷首

桐真蒲生文宗見於新鐫

偉人傳家初陸代謝辭

少壯辱交今老矣視若小

別忘經年毒君新著稿

天心愧我餘生投酒遠季

校傳文少... 小序先生真同... 四... 翰生民本

高直陳文
坐觀此效
厚斷山

世才英滿口寒暑思几杖

一才全於初素性輕車使

更歸兩京花月綺

六十三老老建湖山原

仲夏前



僅三十
六字矣而
勝奴數
百言序文

裝真學文真率不

飾如其為人裝

亭嘗命書樓曰

青玉白日亭

校書少

軍子元正

五

補生

姓四字可移以評

其文言人無

明記丙申一紙仲

成符老人書



此書讀德
川文照公
胞衣塚碑
文成示春
岳公公欣
然題評語
乞正重章
者也卷中
載碑文故
錄代題詞
以顯公謙
德近世所
罕見焉云

文照公胞衣塚碑文
其文言人無
明記丙申一紙仲
成符老人書
其文言人無
明記丙申一紙仲
成符老人書

東坡文錄上

公平錄序

六

蒲生氏林

余與川田
毅卿交舊
矣嘗作偉
人傳序又
約序文集
而蓋焉遠
逝不勝痛
惜乃以前
年題文稿
評語囑成
瀨翁書之
精妙如是

昔人云。神有清濁。則文
有純雜。神有靜躁。則文
有雅俗。諸篇無些濁氣。
穠些俗氣。可以見佶者。

校書文少上
訓曰元三頁同
備生氏科

此書辭辭
川文照公
天為示春
苦公父州
然則時
不五重
新文
以關公
新文
新文

年七月三日
下年清老
少和力州
十三
神生

聖書文錄
相云春岳
備生氏科

黃公度與
余交尤善
嘗題余偉
人傳文稿
以此語雖
溢美亦知
已之言故
今煩金井
君代書復
揭于文鈔
首書亦流
麗怡人目
矣

之為人矣。

貧江川田劉識

育縣賜硯堂成瀨溫書

昔人云



昔^山猶老泉之文源刻
 水酷吏縱橫第策士而
 飲陽公銘乞人以河張
 明考矣之君子於戲
 子言之及如是

次其少
清人黃公度平
八
蒲生氏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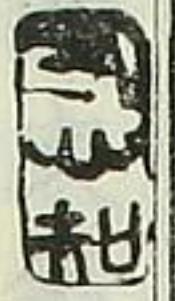
萬延庚申
春余遊房
訪鱸彥之
迨秋歸彥
之賦二律
見送即此
詩也其一
云幾場詩
酒訂交情
忽漫秋風
吹送行四
海斯才推
畏友十年
以長愧難
兄鋸山月
白應橫秋
總地泉清
好濯纓歸
興一程都
可羨女兒

子言先生雅正

黃道憲公度題



子言先生雅正



彈丸脫手百篇新。

敏捷堪傳淮海秦絕

色月曾梳粉飾清才初石

費精神。細論詩律餘今

夕。重筍板。五乞。翠。春。春。

却嘆老陳徒鍊句。閉門

校事文少

盧公唐已三詩

七

精進

淚豈向君
傾回思既
已三十八
年矣吁

其補只冷呻。
送

蒲生子聞之定裝。

松塘

萬其春
春余
萬其
春余
萬其
春余

草... 松塘... 蒲生子... 聞之定裝...

裴亭文鈔自序

吾邦文士刻詩於生前者綦多矣。而刻文於生前者綦少何也。以詩易而文難也。賴山陽之文豪而刻詩於生前。而刻文在其死後。則其難可知也已。或者曰。生前自刻文詩。欲獲虛名。君子之所愧。余曰。不然。文詩苟無益於世道。人心。則雖死後不刻而可也。苟貫道之器。而有益於世道。人心。則生前刻之。亦何不可之有。余文雖古拙素樸。不足以悅人目。而竊期載道以益世。決不為釣名弋利之具。且子孫刻先人遺稿。不辨玉石。以貽笑後世者。亦多故。余則生前自選而

裴亭文鈔上

自序

十

蒲生氏

自刺為可也。頃者故舊門生多勸余刺文詩。適家有餘貲。因自笑曰。是天欲吾刺文也。乃命兒重良先鈔文集中經先輩交友批評者若干首。以繡梓問世。語云。仁者先難而後獲。又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余竊庶幾焉。丙申晚秋。蒲生重章自序。于時階前連年生靈。芝九華三秀。爛如慶雲。盆裡芳蘭。垂瓊蕊。累累結子。大似仙棗。其狀似其璞。其味似其甘。曰。恭豐島洞齋曰。偉人傳行于世久矣。今又欲及生時。吾刺其文。而彼載人。此載道。二者並行。益於世。亦何樂論生前死後乎。我望遠梓行為學海之羅盤也。

蒲生網亭小傳

高木精齋始編

網亭名重章。字子闇。越後村松人。幼喪父母。為伯父所養。為人剛強不屈。負笈東遊。學成。藩主聞徵之。網亭言訥氣硬。屢與執政忤。執政以為不遜。遂逐之。網亭大笑曰。肉食人何足道乎。吾將為所為也。去遊諸州。後至江戶。下帷教授。從學者數百人。中興時。徵為醫學館員。遷至少史。罷。再出候。修史。苟未數歲。又罷。網亭質樸廉介。與人交。不作一媚語。或嘲為迂濶。其友依田百川謂人曰。網亭不迂。其不仕而家資饒足。可以見矣。所著有偉人傳若干卷。大行於世。

依田君亦嘗官修史苟與余同僚其豪氣才學非世之腐儒比有自傳善也寫非虛謬

蒲生重章傳

東京 友人 依田百川拜撰

美遠頃者。諦視吾駱亭蒲生先生寫真於玻璃板上。

豐頤瑞眉。雙瞳炯々如星。自有威貌。乃喟然嘆曰。猗

嗟偉然君子也哉。夫有斯人。而後有斯書。有斯書。而

後斯人益尊。則世之未謁見先生者。顧當讀斯書而

想見先生風采也。因畧記其狀貌於茲云。

下酉夏於桐林清陰書屋。

受業 越後村松 中川美遠謹識。

張副使評先生文曰。筆有餘妍。墨無旁滓。信然。

受業 房州 高水靜齋敬識。

遊林祭酒 鹽谷宏陰 門亦執贄 事余余嘗 薦為太政 官主記今 為村夫子 亦與余同 亦四亦亦

駱亭文鈔目錄

上卷 論七首。疏表書牘。上某老公書一則 慶喜公一則 久光

中卷 序二十一首。記二十二首。當時稱老公用也 共十七首 其

下卷 記二十二首。碑文及墓誌銘九首。

祭文七首。傳二首。傳數百首名偉人佳人 傳別既發行

銘八首。贊四首。說引喻共五首。

書後題跋讀共八首。

右文鈔總計一百四十四首。詩亦綦多。鈔寫將上梓。

家嚴文稿篇數綦多。此僅々載其一二焉而已。如

後 文鈔 卷之七 印 卷 十三 蒲生氏梓

賦辭雜文。及經義說部。異日將問于世。無奈剗刷費綦多。未能也。附錄受業生題跋皆可觀。明治丁酉冬至日。於鶴心亭南窓下。

男 重良鈔寫畢。

易直仲兄好學工書。既淨寫此卷上梓。小弟讀之家嚴容貌。辭氣及起居動作嗜好。一一備焉。如在家嚴前。真氣流露乎楮表。為之子孫及弟子後進者。潛心讀之。則必揚名于天下後世。其勿忽諸。

明治丁酉嘉平念二。於清白亭東窓。

聚亭文鈔目錄

男 重瞻敬題。



朗盧曰名
言不磨

聚亭文鈔卷之上

東京蒲生重章望子閣著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論

元耶律楚材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余謂此非天下

通論楚材蓋有為而言焉何則利有大小緩急興利

之大且急者則害之小且緩者固在所不顧况國之

未全開也唯利之不興是患而縮縮然固守斯言而

難乎興利安能望於富國強兵乎哉且夫楚材之佐

元也立編修所立經籍所革軍制定天下之賦稅之

類其興利生事不一而足矣而其言如此者抑亦有

聚亭文鈔

論

一

蒲生氏

又曰史眼
燃犀

以馬當大宗之殂。楚材常憂乃馬真氏稱制。幸臣與都刺合蠻專政。嘗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後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由是觀之。楚材深憂於小人之紛更。故其言則然已。吾故曰：此非天下之通論也。有為而言也。夫柄國者。留意乎生民休戚。力興利之大且急者。以富國強兵。是即聖人之開物成務。復何憚于楚材之言為哉。但後世好紛更者。不

一轉

又曰天祖
所定國體
憲法宜萬
世確守此
責成之重

除害之大且急者。而力興利之小且緩者。則是真興一利。不若除一害也。况妄意更祖宗之大憲。汲汲然唯利是務。貽禍宗社。人民不唯祖宗之罪人。實楚材之罪人矣。夫

重野成齋曰：假楚材有為而發。以寓諷刺。歸重于末段。一層緊一層。

阪谷朗廬曰：此篇駢亭集中。有數文字。

小野湖山曰：楚材有為而言。作者亦有為而言。讀者不可輕々看過也。

孫君異曰：經國之大文字。非文人弄筆之作。

論

二

論

非非易論井上某作非易論揭之新聞紙

或曰卜筮者太古之俗也。非聖人之制作也。又曰好事者從而修其辭而託之聖人。於是乎有易之書。嗚乎。何其弗思之甚也。夫易聖人因太古之俗以神道而設教者也。伏羲畫八卦。文王繫之彖辭。周公繫之象辭。孔子繫之贊傳。其精微幽顯洩天地之秘。通鬼神之情。至誠感應。可以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故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謂之好事者擬託之書可乎。且夫易之為書。高古靈妙。讀之愈久而愈有味。非後世學者之可一

其為之車
其為之萬
其為之節
其為之天

即
春山曰

讀而能通曉者也。非秦漢諸子可能修辭而擬託者也。其為聖人之制作也無疑矣。或又曰。三代之政。龜筮以決疑。蓋從其俗耳。孔子不語。惟力亂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孟子二十七篇無一語說易。後世信易者。舍孔孟而求于太古。余不知其故也。嗚乎。又何其弗思之甚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遂至有。加我數年之嘆。且夫不語。惟神敬鬼神而遠之。非復斥卜筮易理也。故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謂易之不可不占也。孟子之學出乎子思。子思曰。至

論

論

三

論

孫君異曰
得問

春山曰明
了了

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躰。孟子豈背師道而不信著龜哉。其書二十七篇。偶不及引易耳。然其言行則本于易者不一而足。魯平公之將見孟子也。嬖人臧倉沮之。則慨然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候天也。其方去齊也。則悠然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天即易理也。其他論天下之治亂。聖賢之出處。莫非皆本乎易之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吾是以因孔孟信易而知或者非易之非也。作非

非易論

夫孫君異曰。目光如炬。言之足以服人。是亦存命卦。蓋小山春山曰。援据明確。鑿々可徵。非易者難再鼓舌。真有裨於名教之文。又曰。鄒賢書中不一語引易。此疑易者之宿案。今得此解。明々了々。老吏斷獄手段。快甚々々。

彝倫論

或曰。彝倫非萬國之公道。東洋私設之道也。惡是何言乎。非萬國之公道。而曰之。彝倫可乎。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天地自然之道也。聖人由于自然之道。立自然之教。曰五常。五典萬國。雖異其名。亦皆素有此道也。但由乎感孚之厚薄。而其行有盛衰焉耳。西洋萬國君臣之感孚薄。故屢有禪授放伐耳。然未可曰曾無彝倫性也。今夫共和政治之國。選大統領立之。則尚是存彝倫性也。若夫男女同權。乃是牝鷄之晨。尤失教者。然彼一

夫一婦。終身不置側室。而偕老龜勉治產。則未曾失彝倫性也。然則曰彝倫非萬國之公道。東洋私設之道。得乎。獨我邦萬世一系神聖之子孫。繼々承々於無窮世界。萬國無其比者。乃神聖之德澤感孚於乎。元々之骨髓也。近來儒教不振。人漸失彝倫。至於有乞脫日本籍。或失敬。甚至尊下獄者。嗚乎。何其惑之甚也。得非由以彝倫為非萬國之公道耶。是不可不辯也。作彝倫論。

小山春山曰。鄙說具答書。故不贅於此文之簡勁。如霜幹無枝葉。尤見老手。

孫君異曰。語摯情真。發人深省。

陳衡山曰。至理名言。足以扶綱常。闢邪說。可謂救

世金丹。

村山拙軒曰。遠士之持論。子闇之辯駁。各有至理。

參看乃知二君救世之苦心矣。

夫一私然良不置。則室而辭。其顯。然哉。其未。曾。夫。一。私。然。良。不。置。則。室。而。辭。其。顯。然。哉。其。未。曾。夫。一。私。然。良。不。置。則。室。而。辭。其。顯。然。哉。其。未。曾。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

攻朱子讀為治今讀如字

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正議。君子攻異端。小人之甚急矣。夫天下君子甚寡。而小人甚眾。小人無所容身。則百計窮力。害乎君子。君子甚寡。則不能敵眾。必為小人所害。然則不如不攻之為愈也。雖然。不攻則其勢益盛。其害遂至。無奈之何。故善攻異端者。以不攻攻之。所謂以不攻攻之者。何也。使海內學校悉讀孔孟之書。知忠孝仁義之道。則區々之異端。不攻而自衰也。必矣。不然。無識之徒。千百結黨。惑溺乎異端者。必悍然激昂。來害乎我。今夫獸之窮。猶且害人。况異

春山曰洞見時病

端。嗷。々。之。徒。乎。昔者東漢之亡。由于君子攻姦人之甚急。今我邦。洋說異端之徒。滿于海內。其勢何與此。異哉。吾故曰。不如以不攻攻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嗚乎。聖人之言。其旨深矣哉。

重野成齋曰。此斯文學會之所由設。

小山春山曰。諷刺隱然。真救時病之藥石。

自古天下之廣。多岐于五。類。亦于。文。異。微。小人。之。甚。自。古。夫。天。下。不。可。于。其。寡。而。小。人。甚。眾。小。人。無。所。容。良。文。乎。異。微。世。害。也。曰。論。如。若。于。其。類。也。

納民於軌物論

古明君賢相之治天下也。必先明人倫。正名分。嚴法制。而用人必公。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納億兆之民於其中。故凡上之所為。莫一不入法度。不入法度者。謂之不軌。不物而棄之。於是乎君臣之義正而不睽。貴賤之分嚴而不紊。異端之說熄而不行。悖逆之徒。讜言而不起。後世則人倫不明。名分不正。用人不公有。善而不聞。有惡而不問。其忠孝仁義之德。所以觀感乎億兆之民者。有欲焉。故法制禁令。雖嚴不能納。億兆之民於軌物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欲納。

春山曰切
中時弊

駢字類編

六

蒲世英

又曰一結
妙

民於軌物必先自納身於軌物而後可能也矣善哉
臧僖伯諫隱公觀漁者之言曰九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
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余觀後之治天下不自為亂
政者幾希為君相者苟三復僖伯之言則於治天下
乎何有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嗚乎自脫乎軌物
而欲納民於軌物難矣哉必夫聖人俞五子公棄去
黎莼齋曰議論甚佳

漢高祖論

古今稱漢高祖為寬仁大度余特見其刻薄殘忍也
夫項羽之破漢軍於睢水上也高祖家人皆散亡不
相見高祖道適見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之急高
祖推墮孝惠魯元車下及侯嬰下收載之高祖怒欲
斬之者數又與太公呂后相失楚軍獲之以為質高
祖軍廣武項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高祖曰今不
急下吾烹太公高祖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
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
椀羹嗚乎寬仁大度人固如此乎哉孟子稱舜見瞽

懋元曰何
辭以解

論

論

孫君異曰
議論正大
使人百口
不能以辯
此之謂有
根柢之文

稷將執則竊負而逃視天下猶敝蹤也高祖不忍棄
天下視父猶鷄豚其刺薄殘忍何如耶其於功臣亦
然誅韓信黥布盧縮彭越命平勃斬樊噲固不足恠
若夫蕭何唯寡過者而以瑣事下獄自云吾桀紂主
也其寬仁大度安在吾見龍顏隆準與長頸烏喙無
異矣而古今稱寬仁大度者以其為漢業四百年祖
耳不知其天性殘忍如此耶若我德川東照公世亦
稱其寬仁大度而不知其天性殘忍也唯豐太閣知
之嘗指照公語其兒云此鰲面翁可畏後豐氏果為
鰲面翁所滅嗚乎自古英雄取天下者多不免乎刺

薄殘忍獨高祖已哉世以成敗論人故此二君免乎
刺薄殘忍之譏焉耳下以容百里之命豈欲入之體
具傳懋元曰一結慨當自慷古今同此扼腕也曹干
不小山春山曰項羽不殺太公天幸耳韓信反形未
判若彭越真無罪而殺之猶殺鷄豚何其不仁哉
然寬仁大度之稱古今無異辭今此論出而高祖
真性始暴乎天下矣快々
元田南豐曰先人嘗云漢高是博徒之雄天性亦
殘刺但其長於權變陽作寬仁態以籠絡一時耳
此語或足以補本論之意乎

世之儒生多以成敗論人。故取精忠大義。殆將聖者。視以為刑名法術之流。嗚乎。何其見之過哉。東漢之末。諸葛孔明不求聞達於諸侯。高卧于南陽隆中。劉玄德三顧。乃始出草廬。宰割山河。以成三分之業。是仲尼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觀其治蜀嚴而不刺。寬而不汰。權傾後主。勢壓群臣。而上下不忌。疑是其精忠大義。公正無私。可以質諸鬼神者也。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豈若人之謂耶。而宋儒蘇洵父子皆不滿乎孔明。彼蓋喜權譎成

事者。故然耳。如我邦伊藤仁齋。固端人碩儒。非喜權譎成事者。而亦不滿乎孔明。曰。非王佐之才。霸者之臣耳。嘗在隆中。自比管仲樂毅。而勸後主讀韓非之書。其學出於申韓刑名法術之流。嗚乎。何其見之過也。孔明自比管樂。是亦仲尼自比老彭之意。且有微旨焉。蓋竊慕管之攘夷狄尊王室樂之眷眷乎。故君之大義耳。其勸後主讀韓非之書者。乃砭其懦而無立焉耳。豈真心醉乎申韓之學者哉。仁齋亦視其事不成而貶之耶。孔明之不成而死天也。若使其壽。則王業可以復。禮樂可以興。太平可以致矣。余每讀其

出師二表未嘗不慨然而悲嘆也。史稱李平廖立皆為孔明所廢。及聞其死，皆歎息流涕。卒至死，嗚乎！是王者之政也。吾故曰：精忠大義，殆將聖者也。

小山春山曰：武侯規模正大，志識深遠，誠王佐之才。余亦左袒此論。伊藤氏之見謬矣。東坡評出師表曰：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則又大服焉。書重野成齋曰：孔明有治世之才，故有取於管樂韓非，不必以攘夷尊王曲為之說。後人以道德望於諸孔明，故有伊氏之說。孔明曰：非王也。古之所謂

上宮內省，乞創建藤原文貞公祠之資。疏代

千葉縣民某某等言：贈太政大臣藤原文貞公之墳墓在本縣香取郡名古屋村某原，荒蕪不治，為狐狸蛇虺之所窟宅者，于今五百餘年矣。天下忠義之徒過之，有嘔歔流涕，低徊不能去者。謹按公方元弘之時，慨乎賊臣北條高時之跋扈，與日野四條諸公相謀，將欲誅之，謀漏。高時遣大兵犯關，天皇南狩。公欺賊乘鳳輦詣叡山，以縻其兵。天皇因得達南山，既而山徒及賊皆知非帝，迺散。後公顛沛流離，艱楚萬狀，幽囚于千葉貞胤家，以費其有大勲勞。

朗廬曰好
典例

於皇室也如此矣。是以朝廷既有建碑之舉。然
而其墳墓則尚荒廢空辱於狐狸蛇虺。洵非可忍也。
於是乎。明治十年。名古屋村民澤田總右。埴生郡押
畑村民伊藤武左。連署請千葉縣廳創建公祠。至今
年一月始得允准。且向既購村民所有地六千三百
弓。以為建祠之所。又村民田中喜兵衛獻一百六十
七弓地。小堀彌左獻百二十二弓地。以助此舉。如其
建築費資。協同志力。固足以辦也。雖然。精忠勲勞赫
赫如公。恐非民庶之所宜專側聞。宮內省嘗賜金
數百圓於高山正之。武田正賀等子孫。以治其墳墓。

公之有大勲勞於皇室。非二人之比。豈可缺乎。恩
典哉。是以某某等不顧卑卑之身。敢有此請。伏乞特
垂。聖恩。安公之遺靈。而慰天下忠義之徒之望。無
任至誠惻怛之至。謹上疏以聞。

坂谷朗廬曰。不特為公墓立言得躰。有資於名教。
起一段自表忠觀碑來。學得特妙。

小山春山曰。余嘗作祭公文。有車駕蒙塵笠山
之厄。行露浥紳。原蟲之咏。誰不酸辛哉之句。今讀
高作。亦酸辛悲切。筆致淋漓。足以感格英靈。况人
乎。其得允准也。宜矣。

進近世偉人傳表 擬

臣重章言。嚮承之史官。編輯殉難諸臣之事蹟。事蹟稍集。無幾。臣罷職。其書藏。在御府。不復出人間。臣常竊惜之。乃取其所臆記者。參諸傳聞。立之畧傳。遂得若干篇。名曰近世偉人傳。既已成十二卷。今進之陛下。以供乙夜之覽。古人有言曰。雖身在外。乃心罔不在。正室。臣自遠離闕庭。于茲有年。葵藿之微衷。未嘗不一日眷眷乎。而天恩而思計報效也。臣重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天資愚魯。學術淺陋。實為天下之棄材。惟自少小嗜史學文章。喜傳忠孝義烈。

春山曰滿
腔忠忱筆
墨淋漓

偉人高士事蹟。方其剔燈起稿也。凜然竦骨。慨焉張眼。擲筆大呼。拍案浩嘆。竊謂微顯闡幽。勸善懲惡。庶幾乎得報效之萬一焉。是以文詞質樸。雖不足觀。精神所注。或感讀者。每一編出海內。爭傳。雖身在蓬戶。或施於有政。未全為天下之棄材。况其所傳多中興維新之倡。首勲舊。可以助史官之遺。且臣聞明主治天下。不遺一才不蔽片善。今臣此書。儻亦可抵片善乎。伏望陛下萬機之餘。時賜睿覽。至於其忠精義烈。殉難諸臣。傳則聖心必有感感焉。謹奉表陳進。以聞。臣重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小山春山曰。方今私著之上。梨棗者。邱累山積。然未嘗聞有供。天覽者。則洵子闇之光榮矣。顧忠孝節義貞烈之徒。或殞命於鋒鏑矢丸之下。或迷魂乎荒草寒烟之中者。由以達名。九閻則豈翹子闇之光榮而已哉。又曰。希覲盛事。為吾兄賀。然適以吾兄之學之才。遭遇明時。不得不有斯事。而第輩附驥尾。得達賤名於天上。亦意外之大幸。

饒有古鼓。近世伟人傳得呈。

乙覽可以不朽矣。黎庶昌拜識。

春山曰

賀大婚滿二十五年表

臣某謹言。臣聞聖人之道。造端宮闈。睢鳩閔。螽斯蟄。或咏。摶木於南山。或芘。葛藟於中谷。昔聞其語。今見其然。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恭惟。兩宮大婚以來。二十有五年於茲。武威洎乎異邦。懿德布於海內。遠人殊俗。爭來獻琛。大學設教。造士彬彬。市女村婦。相挈上校。日月清照。沴氛不興。風雨和潤。萬物咸榮。天地位焉。而國安。陰陽調焉。而年豐。微臣嘗彈冠於龍興之際。簪筆於鳳池之頭。爰獲拜觀。首盛典。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臣某誠歡誠賀。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

頓首頓首。謹奉表以聞。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九日。

豐島洞齋曰。立言於二南后妃之化。次言天地位。

陰陽調。終及彈冠霑恩之事。簡明古雅。得賀表體。

豐島田篁村曰。賀表用四六。古今通體。高文不依此

西例。別是一種創例。

今其然也。某等謹再拜上。書靜岡德川老公閣下。某等聞

禮節良不知。禮節則禽獸耳。而欲天下之治安。惡乎

得乎。方今大朝政維新。與海外諸國貿易。然非上下

勦力以實倉廩。則其本病矣。故某等竊謂宜先上下

勦力。各充實其倉廩府庫。以大與海外諸國貿易矣。

而各充實其倉廩府庫之法。在乎力從事於稼穡。牧

畜鑿鑿。養蠶製茶。洎陶冶織縫。彫諸工。九地之所

產。人之所製。歲增月加也。雖然。天下之人民。乏乎財

物。而止。靜岡德川老公書。

月日某等謹再拜上書靜岡德川老公閣下。某等聞

之管乎。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夫倉廩不實。則民不知

禮節。良不知禮節。則禽獸耳。而欲天下之治安。惡乎

得乎。方今大朝政維新。與海外諸國貿易。然非上下

勦力以實倉廩。則其本病矣。故某等竊謂宜先上下

勦力。各充實其倉廩府庫。以大與海外諸國貿易矣。

而各充實其倉廩府庫之法。在乎力從事於稼穡。牧

畜鑿鑿。養蠶製茶。洎陶冶織縫。彫諸工。九地之所

產。人之所製。歲增月加也。雖然。天下之人民。乏乎財

物。而止。靜岡德川老公書。

資則欲地產歲增。人工月加。亦不可得也。於是乎。其
 等不勝區區報國之丹誠。糾合同志。建儲備五千萬
 金。以為生產作業資本之策。將欲以貸付農工諸民。
 而富贍海內之物產。以充實天下之倉廩。府庫。而隆
 昌盛。大互市之道矣。且夫我大日本之為邦也。雖
 眇然于五大洲中。土地沃饒。士民靈敏。實稟天地中
 和之氣。是以稼穡。牧畜。鑿鑿。養蠶。製茶。洎陶冶。織絳。
 髹彫。諸工。凡食貨之產于地。製乎人者。何欲而不得。
 何為而不成。其等故曰。此策而行。則天下之倉廩。府
 庫。漸而充實。四海之人民。漸而知禮節。國本強固。管

子之言。可復踐也。果然則亦可以報國恩萬分之
 一焉。此其等所以汲汲於斯而不能已也。雖然。斯策
 非得豪傑大有力者。主其事。裁其議。以斡旋之。恐不
 得確乎永行于天下也。伏惟閣下名望隆高。非所謂
 豪傑大有力者耶。是以忘唐突不遜之罪。敢瀆冒威
 尊。伏冀憐察。其等之微衷。辱賜教誨。則幸甚。幸甚。儲
 金方法。出納條則等。錄在異卷。若賜電覽。亦足以知
 建策之非私。其等恐懼再拜。
 武富地南曰。今人無不言實倉廩以盛國勢者。問
 之以倉廩屬官乎。屬民乎。則無不以為屬官者。是

聚斂培克之流。唯知目前之官利。而不思國病民
瘼。於官必有後害者也。管子之意。則屬民矣。各實
其倉廩。則各知其禮節。易使易治。而國隨富焉。斯
編特着眼於民上。欲使其增產興工。因儲備五千
萬金。以為之資本。大哉策也。且其儲金方法。出納
條則錄在異卷。則吾雖未之覽。其非偏計私圖。可
知也已。獨惟不告諸當路。而必請德川公主之。豈
亦欲不煩官司。特公諸民。永行于天下之故耶。吾
願當路亦用此意。而富民以盛國勢也。
今藤悔堂曰。儲萬金以貸農工。此固富國之良策。

然此非遇出四五千萬金。而不問其出納者。未易
天舉行焉。何者。圖大利者不見小利。常人乃以久遠
不能待。而中道沮止。此其所以為難也。不知德川
老公得此策能行否乎。
小山春山曰。子闇胃中有大經濟。在此書可以見
其概矣。余嘗贈長句。有筆硯潤利蓄過千。托在南
市鉅商屢之句。然是不足為子闇言也。

上島津老公書

五月某日。布衣蒲生重章。謹齋沐。上書島津明公閣。下。重章聞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守正不回。毅然立。朝面爭廷論。以擯斥夫雷同固祿位之徒。然後可有為也。是以天下之安危社稷之存亡。一倚賴乎斯人之言論矣。方今天下之士大夫。奄奄無氣節。逢迎希旨。不聞復有一人毅然敢面爭廷論天下之大計者也。頃者聞閣下不勝憂國之至誠。抗疏以言天下之士大夫所箝口而不敢言者。天下有志之士。傳誦以為鳳鳴朝陽。重章亦嘗竊見之。其所條列。皆

然悔堂曰誠

方今急務。實天下之安危社稷之存亡之所係者也。乃躍然奮起曰。古之所謂大臣必有為者。非斯人而誰哉。日延頸遙想。望其風采。而以不得見為恨矣。近者又聞閣下應徵。既已在東京。乃又躍然奮起曰。吾恨釋矣。然而貴賤懸絕。無由仰高風。惘然不知所為。既而得今藤某手書。云我老公上京。子苟有意見。則可以獻言。勿憚忌諱也。重章得書。欣躍不自勝。遂決意作一書。敢以獻左右。閣下儻憐蟻螻之微衷。不棄樗櫟之散材。清閑之餘。使賜之坐。以吐胸中之鬱蓄。且得親聽靈鳳一鳴。則重章何榮幸如之。重章聞之。

悔堂曰占地步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是以今雖有今藤某之怨。愚不敢多言。所謂天下之安危。社稷之存亡。之所係者。雖不能出乎閣下諫疏之外。亦不啻同於今世士大夫紛紛之說。而別自有持論在焉。惟閣下所裁擇。重章惶懼再拜。

今藤悔堂曰。文吐胸中直氣。不復須枝葉。想我老公觀之。隱然如得一敵國。

重野成齋曰。前評盡之。不復贅。

上三条相公書

元五篇存一餘觸忌諱故削

月日蒲生重章薰沐再拜。謹上書三条相公閣下。重章嘗讀左大臣藤原冬嗣公奉敕所撰日本後紀。其所記載詳明。歷歷如見。可謂盡矣。然當時文運未甚。開其文字晦澁。不明鬯者。往往有之。是為可惜也耳。方今文運大開。朝士多富乎文藻。殆壓倒漢人。可謂盛矣。而重章忝列史官之末。與海江田某作日誌。行將成一部國史。以進獻。而其所採史料。進奏。吏報。而已。大政之密議。外交之機情。多有不可知者。且夫在當時。紀當時之事。其勢有不可奮筆極論。詳說者。則

洞齋曰情作務如何

後傳文抄

書

十九

蒲生氏粹

又曰一篇
主眼在此

今之操筆者豈不亦難矣乎。然自古史官編史，不必
修飾文字，直紀其實，而邪正善惡自見焉。何則？後世
讀史者，追論當時，將曰：彼草莽匹夫也，而拔擢在顯
位，是三職知人之明也。或曰：彼華族高貴人也，而反
在此卑官，是三職不以門閥用人也。又將曰：某也，何
為而在此官？某也，何為而在此位？而某也，鯁直某也，
佞媚觀其所紀事實，而情形明瞭，無所遁其不可欺
後世也。如此，則復何必屑屑修飾文字？為況今日無
前之盛業偉蹟，赫赫與日月爭光，重章等謹紀支干
歲月日子而足矣。今雖不能如後紀之詳明，其事決

又曰史司
不舉全坐
此弊

不磨滅也。但史官常常用心於斯，則其詳明亦稍稍
可致矣。而近日大史某等云：史官不必作史，但以草
麻為本職，而可重章等竊以為過。顧閣下以為何如
哉？若賜明教，則幸甚幸甚。重章恐懼再拜。
豐島洞齋曰：議論精當剴切，而語不犯上，時相書
宜如此矣。一篇中三轉換，初叙古史官之疎於文，
而精於載事；近世史官富於文，而有所忌避。次說
史官受世之指摘，可畏記載，亦不可不詳明。終歎
方今史官之怠於作史，一擒一縱，餘意悉々溢乎
言外。

卷之五
上
平
春
公
書
七
補
註
文
粹

上松平春嶽公書

嘉平念八。蒲生重章謹白。春嶽公閣下。曩辱賜手教。珍品及拙著德川文昭公胞衣塚碑文評語。乃審尊。体動止萬福。欣抃奚歇。伏惟閣下為德川照公八世。之苗裔。則其批評文昭公胞衣塚碑文也。尤有關係。此重章之所以請於閣下也。而閣下不拒。揮毫以賜。其語高妙。瓦礫生輝。且辱經義作文下問。重章不敏。何堪以應。而不言。則負閣下謙讓之美德。亦非野人。朴直無諂之意也。乃敢什管見。以奉荅閣下。幸取捨。焉。嘗聞照公愛儒生文士。拔擢林信勝於閭閻。遂與

舉全坐
曰史言

乎否元作
否乎毅堂
孰政之不知

文教。致太平。其謙讓美德。比諸漢唐明主。無遜色也。今閣下之賢明。而下問及重章。亦豈得非繼照公之遺風者耶。嚮所呈拙著偉人傳五編。既賜覽觀乎否。亦賜高評。幸甚。幸甚。書餘什拜晤。萬萬為國家自愛。不宣。

鷲津毅堂曰。余亦辱公知。常服其謙讓美德。

荅芳野子温書

芳野子温足下。前日接手教。云讀拙著偉人傳。知余曾事湯川安道先生。余亦始知足下先余事先生也。然則僕與足下有同門之誼。自今手書往復。宜如兄弟。誠如尊諭。足下又云。偉人傳所載齋藤健順。田村翠巖。恐亦皆湯川門下生。是又誠如尊諭。然二子皆既物故。健順歸北越。僕再昨年訪之。偶患瘧。臥蓐。見余悲喜交至。感淚盈睫。僕一見。知其不久而死。昨春果訃至。翠巖十年前失明。就醫於東京。洋醫用水銀劑。中毒咯血。歸鄉而沒矣。足下又云。昔年時時自北

總至東都。賀正於師門。師門近况何如。嗚乎。師門如今有。不忍言者。請畧陳之。安道先生卒後。台南君承家醫業不振。家漸貧。遂賣長者町邸宅。徙居仲徒士町。貧益甚。去年請余借金百圓。余乃諾焉。今茲辛卯一月二日。往賀正。台南君喜見。懇夕謝前年恩借。後五日告病篤。至則既瞑矣。盖感時疫也。親戚相議。悉賣傳家什器。以經紀後事。義子立道仕浦和縣廳。絕活。嗚乎。僕與足下。欲復賀正於師門。無門可賀。可勝嘆哉。足下又追憶昔日笑話。見告先生。曾名足下曰。累御化。云其說出於祐天記。僕未看其書。足下看之。

乎。三國有王累元化。宋有折御卿。足下以是考之。不
得其說。既而忽悟曰。是謎語。先生戲以余為加佐禰
越波希也。真可噴飯。不識祐天記說亦果然否乎。猶
可再考。先生有四女。皆有殊色。第三女稱富貴。尤所
鍾愛。嫁幕府侍醫伊東宗益。息宗節。先生使宗節延
余為師。余乃為講傷寒論春秋左氏傳。一日講罷。謁
先生。先生欣然出一大髹器。稱杯洗者。凸盛醇酒。放
下二方金一片。金光閃々射底。戲余曰。子能一吸盡
之。酒肴料在其中。余乃一吸而餽其金。先生壯之。并
髹器黃金賜之。維新後。宗節夫妻皆沒。長女向嫁喜

多村安真。安真亦沒。第二女嫁某氏。某氏亦沒。第四
女嫁某氏。夫妻亦皆沒。嗚乎。何其人生壽富之難。恒
也。為之愴然。足下見師門之盛時者。今見此報。其感
慨果何如哉。若到東京。請訪余於俎橋。書餘付面罄。
匆匆不宣。林森并因。其後以。其後以。
重野成齋曰。追憶昔時。直搥胸臆。而情意纏綿。其
味無窮。辛卯十二月。

荅小林礫川書

小林礫川足下。前月蒙寄手書詩画。盥手拜讀。且喜且慙。尊諭云。足下一日觀櫻花於山寺。偶有友人贈拙著偉人傳第六編。乃忘花與杯而讀之。讀至出石三士傳。慨然懷舊。淚灑行間。又及菽原榮輔傳。不覺呼奇妙。復傾杯看花。因寫其趣。以見寄。是日僕方喫午餐。披圖噴飯。滿案侍膳女兒亦笑不已。僕作此傳始欲寫士人帶雙刀。女子挈三絃。醉舞狂歌之態。筆澁不能寫。因以綺羅雜遯四字概之。今足下以僕所欲言。一一寫出。足下之画勝僕之文遠矣。然僕之文

成齋批圈

春山曰余亦看此画不覺失笑此可以補子間奇文

亦果能使足不忘花與杯乎。則僕作偉人傳亦不為徒勞。此僕之所以且喜且慙也。昨但州神淵寺住僧救田探源來候。僕出足下手書詩画示之。探源亦笑不已。且云。與足下交善。遂說足下之為人。僕始知足下慷慨好義之士。乃異日為偉人傳中人也。因傾想愈深。乃和芳韻見鄙意。錄在別箋。又呈拙著佳人傳一本。足下一讀亦寫其趣。見寄。何賜若之。又命女兒春桂寫櫻花并往。想當一笑也。探源來告歸。乃作此書。書餘付其口頭。時寒暖未定。千萬為斯道自愛。匆匆不宜。甲申二月某日。

後傳文抄 此 書 二七 備註

呈小野侗翁書

己丑六月念八日蒲生重章再拜呈書於小野侗翁
執事。執事卜居西京以來。未呈一書以奉候起居。疎
慢之罪無所遁。請幸恕之。頃郵贈拙著偉人傳第九
編。度當已達。一覽之後。願賜一辭。以示褒貶焉。近日
舊雨社文會大振。會者往々二十餘人。但高談快論
如執事者。鮮所謂車公不在不樂者矣。方今東海鐵
道全通矣。執事以時乘瀛車來會。獎勵斯文。諸交遊
之喜可知也。已昔者謝安高卧東山人。因其出處以
卜蒼生利害。今執事高卧東山人。亦候其獎勵以知

泰山曰吾
評此文畢
忽聞賴支
峯物故不
覺落筆悵
然久之子
聞兄亦應
同感已丑
七月十一
日

斯文盛衰。執事老健。詞壇宿將。豈辭其勞哉。西京諸
老中。僕僅識賴谷二翁。執事定時時見之。請為寄語
偉人傳十編。明年復將上梓。清國大使黎莼齋。已為
作序。雄偉高雅。足以不朽拙著。西京偉人行實。執事
所聞見者。請不吝垂示。時陰陽變遷。將作大暑。伏惟
萬萬為斯文自愛。不悉。
傳懋元曰。下筆無庸腐氣。
小山春山曰。隨筆直叙。却見其真摯。
孫君異曰。縱筆直書。情文交至。侗翁與賴谷二君
見之。當亦心動也。

呈佐佐木樞密顧問書

蒲生重章謹呈書樞密顧問佐佐木君閣下。閣下頃設明治會者。唱敬神尊。王愛國說。欲以拯世道之頹敗。人心之蠱惑。誠可謂識時務矣。重章先是十年前。已有憂於此。著近世偉人傳特傳尊。王愛國之士。竊以寓扶持世道人心之意。海內人士翕然購讀之。然朝廷設大學教子弟。專用西洋功利之說。不主漢儒忠孝仁義之道。是以時輩斥以為迂濶。甚則欲廢漢字漢學。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世道之至於此。不亦宜乎。夫我暨列聖御名及國憲。既皆用

小山春山
曰非有憂
國之舟忱
不得明目
張膽如此
劉切

漢字數千年於茲矣。而彼無識敢妄言無忌憚如此。豈非列聖之罪人耶。閣下書牘所謂冠履倒置者。乃是已。重章嘗謂苟文部省得其人。則拯世道之頹敗。人心之蠱惑。易易耳。嗚乎。欲豎曲標而求其影之直。此豈識時務者乎哉。閣下以為何如。謹以偉人傳十六卷為獻。若清閒之餘。賜覽觀亦足以知其素志焉。重章恐懼再拜。

傳懋元曰。求影之直。猶賢於以直為曲也。且有以影之曲。自鳴其直者矣。噫。年餘游九萬餘里。見聞見聞未嘗無曲直無少紊者。然而豈甚。

復地引準二書

地引生足下。昨獄中書達。反覆誦讀。審足下下獄之顛末。痛惜痛惜。然猶有辭宜。忍詬待赦。書中所陳悉領承。乃贈近著偉人傳第五編一本。宜朝夕讀之。以激勵其志。余初不審足下下獄之顛末。頗憾。竊吾門令讀足下之書志。氣怏慨。不愧古人。其情可憫。不覺泫然淚下也。今日使來求荅書。適有事。不能細述。時方嚴寒。千萬為斯道自重。匆匆不悉。限此。並致之。誠。明治十四年嘉平月七日。不書。戴小山春山曰。師弟情誼。筆筆懇到。一讀動人。

春山曰獄中得師書其喜可想

與出生書

出生足下。僕與足下。未有一面之識。而笈中辱蒙惠詩并書。云讀偉人傳。景仰之餘。至有夢飛夜夜。俎橋邊句。欽荷欽荷。僕忙甚。不即荅。至今日乃復。幸恕之。今者偉人傳第五編刻成。附刻足下所惠七律。以代跋文。而表厚意。抑僕有所感焉。古人著書元期千秋。而往往不貴於當世。楊雄之學術文章。而不免乎時人之嘲。桓譚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而其書竟傳千秋矣。則時人之嘲作者。固不顧也。今僕之書。固非揚子之比。何以得足下之欣賞。如

此豈可不謂知己哉。近者秋田人根本和一屢來問
竒道識足下甚熟其人溫厚可愛而足下與之善則
足下為人亦可知矣。天漸寒千萬為斯道自玉不宣。
鷲津毅堂曰。借楊子寫自家骨髓。以其所交推其
為人皆是為得用筆簡便之法。
今小山春山曰。尊著偉人傳愛讀者已多矣。況後世
出主只下對與及不未首一面之辭。而其中學業專
與出主書

與舍弟意盦書

己丑一月念八。重章白。意盦賢弟足下。前日使至。致
手書并鹽鯪醃蘭花。且審全家無恙。至慰至慰。鹽鯪
割之。深紅如珊瑚。比去年所饋。味更美。想是信川頭
魚。蘭花作湯羹。雅味可愛。感謝感謝。余近來酒量雖
少減。無日不把杯。老健可誇。近日日野侍從饋青首
三隻。云本月十一日。今上徙御新宮城。明日侍
從朝宮城。上手賜之。即弋于禁池所獲。余熟而
薦之。正席佐酒。志喜云。御溝對對舞成行。啄盡清波
蘋藻香。弋賜侍臣分及我。羽毛猶見帶恩光。新築宮

發事文少 此 書

鹿門曰青首何謂敢問
答翠也見于史記
君異曰詩甚佳

城壯麗。費總計三百九十六萬八千二百三十餘圓。士民獻金。及替金若干。余歸付谷島某所。替金三百圓。亦在其額中矣。於是余竊有遺憾焉。初宮城土木起工。某來云。費額甚巨。故士民出金助之。則後付利子。還原金。且得拜觀宮城之榮。若君出千金。府知事付與證書。余乃出三百金。以數不盈千金。姑以某名替。後迨土木半成。所管吏多被罷。余金不還。某云。吏山本某知之。後日必還之。宜詣山本家問此事。余信之。不敢請質金。至今遂不還。蓋某等在中間私之也。余不復辯。唯恨始不獻之。宮內省不與拜觀宮城之

君異曰忠厚之心油然可見

南豐曰若喪金而不訴自非常人所及

榮耳。足下必笑吾迂。然訴此事則傷人。恐非君子之道。且今獲禁池之青首。食之亦足以少慰焉耳。吾家世出學德君子。足下所聞知。余有五男子。皆好學。是可慶也。唯次男重喆。年十七。專修洋學。不好漢籍。然一日賦書。懷乞正曰。何憂伯樂。世間稀傑士。從來惹俗。啖燕雀。安知鴻鵠志。看吾異日業成時。會清國黃吟。棋至。見之操筆評曰。志氣不凡。是韓家雛鳳也。源淵有自。不愧象賢。不改一字。余因望其不負。此詩評也。余蓋棺後。喆若不成名。足下以此言責之。而可也。足下慊女春桂。画花卉。而不画山水。近有所作。後便

寄示時方春寒料峭。千萬為斯道自愛。艸艸不宣。
小山春山曰。子闇兄遭三百金詐騙。口不言之。重
厚有古人之風。令郎皆好學。將來有望。是亦兄陰
德之報。一時獲金者。何利之有。
岡鹿門曰。家常語。任筆拈去。真情實話。
孫君異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觀于子女可知。
元田南豐曰。讀此書。亦可見吾兄行事之概。

謝土井生惠新茶書

某白。穀雨新晴。綠陰如水。裂帛一聲。新鷓鴣。血余方
此之時。清簟疎簾。端坐讀書。僅翻數葉。則睡魔作祟。
乃引警枕。夢周公。夢覺起而見晷。日脚猶高。睡魔未
除。懶再繙帙。忽得足下所自製之雨前茶。一斤乃呼
童汲泉。吹火烹之。古鼎湯沸。蚯蚓頻鳴。忽而蠓眼浮
浮。松濤颼々。香氣撲鼻。乃傾一椀。精神清爽。又傾一
椀。睡魔遠竄。遂傾到三椀。四椀。五椀。玉川所謂兩腋
習々生清風者。遂得了讀課。蓋穀雨前採之。其氣殊
厚。芳香尤美。而足下焙法火候。皆得其宜。可以補陸

南豐曰

此書亦可見吾兄行事之概

氏茶經矣。余有山園一項，往年種茶，實四斛。今已生長，可得新茶數十斤，而其採不得時，其製不得宜，終不能得如此佳品，是為可憾耳。請明年就足下問其法，不知足下能傳之否耶？謹賦七古一篇，以鳴謝。錄在別紙，不知可與玉川茶歌並傳否耶？呵々其頓首。

小山春山曰：寥寥書牘，悉茶功茶趣，而又賦七古，何其多情也。

懶士井主惠條茶書

五十韻與舍弟意盦書。盦親金以次，不與下。意盦賢弟足下。六月某日，姪重治至，達足下手書及所惠葛粉三斤、乾薇五百、勿醬、藏蘿、薑、牛蒡、紫蘇等雜菜一槽，屢受鄉味之贈，厚意巨報，感荷々々。葛粉解渴生津液，暑中尤不可欠。越山薇大如指，芳脆。本草稱狗脊者，即是強壯筋脉骨節。余酷嗜之，蓋伯夷叔齊以後，世人鮮復知此物真味者。醬藏雜菜皆余所嗜，每日小酌，供下物。前日北總石原生饋醬藏菓物，柿實殊奇，然不若足下所饋醬藏袖子之美也。因倣賴杏坪袖子味噌詩作一古詩，既而自覺其滑稽。

可厭付之丙丁。有莫誇千里。莼羹美。黃玉。一丸。鹽豉。香之句。賞味可想。有賣魚夫。自深川來。性愚直。其所賣必新鮮。如比目。棘鬣。潑刺。皆躍。余家常買之。余又嗜海參。牡蠣。故多持來。余在鄉時。未見海參。牡蠣。復中間食之。東京則四時有之。如牛羊豚肉。價太廉。間御之。然余尚嗜魚類也。足下則如何。愚兄生計較之。二十年前。豐約百倍。然全家不知奢侈。為何物。但口腹之養。稍覺過豐。孟子曰。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膺哉。以是自恕。呵々。今年刺偉人傳。佳人傳。二書。費金百五十餘圓。此貯積。每月所須。餘金以充之耳。足下治

尚
篁村曰可

又曰畢生
護身符

家亦慎。勿忘勤儉二字。平生記此二字。則不至於窮乏也。重治未得所托。尚在吾家。勿以煩心慮。去年重達來。今復見重治。容貌辭氣如一人。一見知其為雙生也。周時有四乳生。八子者。而八子皆榮顯。余願二姪亦他日榮顯。興家也。欲告足下者。尚多。但紙箋盡。不能縷述。餘付後郵。叩々不既。

重野成齋曰。語々真率。友于之情。可掬。己丑七月六日拜讀。

島田篁村曰。只是尋常書問。而零星湊雜。却覺至情盎然。透露紙上。真是天倫樂事。發為文者。己丑

身言不錄 書 三十一 清室本

七月穀且拜觀。

小山春山曰。說食味效能。說自家生計且勗勤儉處。筆々有東坡居士之風。

孫君異曰。小山君評誠當。余復奚言。佩甚々々。觀蓮節擗讀。

藉良言 又曰畢生

此亦小山曰。小山君評誠當。余復奚言。佩甚々々。觀蓮節擗讀。...

小山春山 曰一語斷 得妙甚

孝經淺說序

孝經非尼山之作出。漢人之手。尼山之說。孝論語既悉之。豈復別作孝經哉。然此書輯前脩之至言。而說孝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班々有叙。真為天下至寶。宜矣。千古傳而不廢也。且夫孝百行之本。孝於親者必忠乎君。故云。求忠臣必於孝子門。未有孝弟而犯上者也。越後小林二郎為人。孝弟慨乎方今。邪說暴行。朋黨犯上之俗。紛々然出。囑椿君時中。以國字註孝經。名曰孝經淺說。將梓行于世。徵余序。余閱之。簡易明白。頗便兒童。乃欣然曰。此可以砭時病也。夫孝

孝經淺說序 三十一 備註

弟之道行于民間則邪說暴行朋黨犯上之俗熄矣苟此俗不熄則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紊矣焉望天下之治平哉此尼山之所以於論語反覆說孝而漢人之為作孝經而托名尼山也今二郎之刺此書可謂知本矣於是乎序明治十五年嘉平月撰于青天白日樓中

小山春山曰醇乎正論有益於世道人心之文村山拙軒曰子闇兄恍慨憂國出乎天性故操筆輒諷刺時弊

李默齋詩

然春山曰誠

論語一書真宇宙間至寶君相以是治天下士庶以是治家身仁人君子處世之道皆備乎此不復須他求也昔者宋趙普以吏道聞然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普自此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啓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李沆相真宗好讀論語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如二人可謂善讀論語者矣余亦好論

語為徒弟講之數十回其味一回深一回而身賤且辱不能用之於天下國家嘗作講次筆記數卷以自珍文久中遊峽湘間借人失之爾後世事紛冗不能復就役常以為憾焉頃者門人山田生持堀江惺齋所著論語講義數卷來囑余序余閱之諄々善辯其注目處徃々與余說符但其文用國字為異耳嗚乎自應神之朝王仁獻論語于今千有餘年矣而真善讀善用之天下國家如趙李二人者誰歟為之慨然惺齋名允字肩蘇舊二本松藩儒受業於林快烈先生之門與佐藤一齋友善其講經音吐如鐘義理明

春山曰

聊一塵聳聽山田生云氣祖融其學蓋故古聲位堂尖山春山曰以傳體為結自是去格以文會文其豐島洞齋曰論語為至寶固無論而已而讀者未嘗有必知其為至寶者所謂讀了全然無事者是也如此講義出於能知其味者手則非復全然無事者况有子闇此證左可以不磨矣篇中無限感慨無限歎嗟

春山曰

校事文抄止 卷五 備生代序

冷雲上人詩集序

南紀冷雲上人少嗜詩。與菊池溪琴為忘年交。因得周旋於築川星巖齋藤拙堂廣瀨旭莊諸名流之間。詩學益進。自嘉永辛寅以至於今。茲壬午得詩古今。躰凡七百有餘篇。其徒將抄而刻之。謁序於余。余未識上人。私謂今世詩人之詩。往往澹泊無氣骨。况浮屠氏乎。因請觀其集。而後序之。既而郵寄其集。閱之。其古雅高潔者。似溪琴。其秀逸精練者。似星巖。及拙堂。其縱橫馳騁。富贍跌宕者。似旭莊。而如以文會友。十二韻。多用經語。不見痕跡。頗見其學殖。如古箏引。

春山曰况
浮屠氏乎
一句絕妙

思亡母。悽愴悱惻。感發人孝心。其他咏古忠臣義士。及時事諸作。雄快悲壯。皆關係於世道人心。絕不見澹泊無氣骨之病。此豈韓愈所謂頽墮委靡不可收拾者乎哉。蓋上人今之秘演。惟儼也。雖其所學無所施於世。其詩數百篇。可以傳後。况嘗董其宗教講席。而顯用其才學。與秘演惟儼之終身。隱於浮屠者異。則上人亦可以自慰焉。嗚乎。上人既不愧於秘演。惟儼而余才學樸拙。無歐陽之筆於叙其集。豈能無愧怍乎。然既嘉其詩。非詩人之詩。又視其所交。可以知其人。於是乎言。

重野成齋曰。下筆輕妙。足不着地。壬午十月妄批。小山春山曰。吾儒為浮屠氏。序其集。須占身分。此篇下筆高雅。真是吾儒之文。

三省有古。老吳君之氣。咀嚼有味。可知。壬午二月。初五日。蒲生氏。

余友亦。遠士將刻其所著春山樓文選。使余序之。余閱之。自序記論說書傳碑版。以至題跋小品。凡五十篇。諸體皆備矣。其文奇崛清峭。篇篇有氣骨。魏冰叔曰。古人之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退之山分多。余意遠士文。所謂得山分者。歟。蓋遠士下毛人。其春山樓在于峰巒重疊之間。朝餐筑嶺之翠嵐。夕喻晃山之沆瀣。宜矣。其文奇崛清峭。得山分之多也。嚮者文久間。遠士謀國事。罹奇禍。下獄者再矣。其所伍。非劇盜。則博徒。無可與談者。初入獄。竊

春山樓文選序

再矣。其所伍。非劇盜。則博徒。無可與談者。初入獄。竊

袖巾箱本東萊博議詩韻含英二部。夏之日。冬之夜。耿耿丹心。賴以消遣。焉所著有。養浩日記。留丹稿等。其風采峻整。可想矣。明治中興之初。擢列史官。與余同僚。文筆犀利。議論卓犖。余頗服之。今茲癸未。遠士年五十有七。長於余六歲。而髮漆黑。顏渥丹。氣宇崢嶸。其人得山。分非獨文字也。吾知文選之出海內。競誦其名聲。與筑嶺。晃山爭高也。必矣。余小山春山曰。奇氣疎宕。大有古色。諷誦之際。有讀吾史記論贊之概矣。足以昂呂遠士真千金之賜也。

春山對文嬰

三溪詩鈔序

藤川伯孝將刻其詩鈔。徵序于余。余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况於詩乎。子既著春秋大義傳之。何刻此小小者為。伯孝笑曰。子第試閱之。投詩卷而去。乃閱之。或借題諷世。咏物寄感。或橫槊而賦。對酒而吟。筆鋒之銳。如莫耶。而義氣凜然。慷慨淋漓。足以興起懦頑。與彼徒爭尖巧於風雲月露之間者。迥別。余乃聳然曰。吁。是亦自春秋大義來宜矣。伯孝之欲刻之也。而目之以小小者。吾淺之為丈夫也。伯孝嘗官史局。與余同僚。相得甚善。余著近世偉人傳。竊用春秋

鳴村曰前
抑後揚筆
力自在

之法以辨論忠姦淑慝伯孝又著維新實記一百五十卷其用意畧與余同蓋有此不朽大文章乃其小詩可尊又可傳也伯孝讚岐人生長于五劍山下故其文章詩賦峻峭銳利蓋名山秀靈之氣所鍾云

重野成齋曰以春秋大義終始議論醇正

小山春山曰有此一序以見三溪詩之重且可傳

矣與世之泛贊虛稱者不同

又云以春秋大義立案筆力凜然

三溪詩序

北越名士傳序

大橋佐平作北越名士傳將上梓問世徵序於余余未見其書夫北越大國也。想當多名士而余固陋寂無聞也。聞之漆園叟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然則安知非天之無名士。人之無名士。果非無名士耶。嗚呼。名士果非名士耶。無名士。果非無名士耶。其孰辨之。善乎王孝伯之言曰。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離騷之書。屈平忠憤之所為。故痛飲酒。熟讀離騷者。其人必慷慨有氣節者也。苟士而慷慨有氣節。則雖無名於世。亦可謂

名士矣。苟佞媚足恭無氣節，則雖有名於世，亦謂之無名士可也。余故曰名士果非名士耶？無名士果非無名士耶？其孰辨之？雖然，佐平炯眼，既操筆傳之，則必能知名士與無名士之分，書以問之。

三島中洲曰：不見其書而叙其書，其書如有如無。

於是付有無於不可知，命意恍惚幽渺，蒙叟將避。

三舍問：天少山人，人少於人，人少於人，人少於人。

小山春山曰：籍蒙叟口論起，是無中生有之法，文

大亦似莊子。此妓各士對執，其問世，其亦余余。

此妓各士對執

春山曰如
太宰氏論如
四十七士
是已

惜昔本朝名家史論序，此蓋對於史論之五矣。

史論之不可欠也尚矣。孔子之論伯夷管仲，皆是史論也。夫論人物之賢否得失，乃致知格物之一端，學

者之尤所宜留心者也。然不諒忠臣義士之深心苦

行，妄立異論，辟說以害名教者，不若下立之論之為

愈也。南總地引準二從余遊，勉學苦行，尤好史論。頃

者集先儒賴山陽齋藤拙堂坂井虎山安積良齋諸

子自神武紀元至南北朝人物論若干篇，名曰本朝

名家史論，且加標註，以便初學。將上諸梓，請余弁片

言。余閱之，其立言皆公平剴切，無一異論辟說，以害

松村精一曰論史不迂則辟難也公平其心一語名言不磨

名教者因擊節曰此良書也。可以為學史論者矩矱矣。夫伯夷管仲之賢孔子之論定矣。而王安石謂伯夷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蘇洵謂亂齊國者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嗚呼。何其立論之異。而辟也。文雖則妙。乎余則不取也。故作史論者宜先公平其心。而後下筆耳。是為序。

重野成齋曰。末引王蘇論。以應首節。言正筆順。丁亥王正十六日。妄評。夫此處。必欲。論。文。小山春山曰。趨奇赴新。好為異說。以誣前賢。害名教者。文人之弊。吾深憎之。此篇得作史論之正矣。

新潟小志序

余嘗謂。文士筆端。有縮地術。讀歐陽修醉翁亭記。則如入徐州山谷。讀蘇軾赤壁賦。則如遊黃州赤壁。是皆仙筆也。縮地術。豈獨費長房所專哉。清國王泰園來我邦。在東京久矣。今茲甲申。復遊北越新潟。至冬廼還。一日惠然見臨。出書一卷於袖中。示余曰。請子序之。余受而見之。題曰新潟小志。凡十五篇。曰地輿。曰風俗。曰水利。曰街市。曰沿革。曰佛寺。曰學校。曰神社。曰醫院。曰商業。曰游廐。曰先民。曰流覽。曰酒館。曰妓樓。瀏覽已畢。慨然嘆曰。嗚乎。北越。余之鄉里也。辭

成齋曰警

焉而在東者三十餘年矣其地情景每往來宵中今讀此書則世遷物換昔有而今無者有之昔無而今有者有之詳悉明晰恍如足履其地使余不歸而歸坐知今日之情景此豈非筆端有縮地術邪且其文字雄快亦有歐蘇筆致而觀光採風之識尤可尚也不獨余受賜允讀此書者所獲亦必多矣豈小志之云邪

小山春山曰子闇豎文旆於大都而其著書等身真為北越添光輝者此志所以不可無子闇之序

雲帆遺稿序

余老友間中雲帆歿矣遺言其子道一使題其墓曰詩人間中雲帆之墓嗚乎雲帆自稱詩人而終身以天下國家為已憂此其詩之所以異於尋常詩人也歟唐則杜少陵宋則陸放翁皆詩人而終身憂天下國家慷慨悲憤之氣每每見乎長歌短吟之間雲帆益庶之矣雲帆生前既刻其詩初編二編命曰雲帆餘影蓋取諸柿本人丸國詩云雲帆間又咏國詩亦婉婉悱惻可觀焉今茲道一將刻其遺稿嗚浪華藤澤南岳及余選之而特請序於余以其生前推余以

為師友也。嗚乎。雲帆長於余十三歲矣。有何所取而然乎。豈以其意氣慷慨志操同一耶。吾知其自稱詩人。乃假詩以自晦焉耳。是為序。明治二十八年乙未王正於青天白日樓中蒲生重章撰。

重野成齋曰。益取諸柿本人丸國詩云云。過接敏捷。下文師友云云亦然。乙未三月拜觀。

大田蘭隩曰。雲帆辭官栖遲于千駄木林町。有句詩云。非佛非仙名字好。署門千朶老詩人。其素志如余是。文間中雲帥歎矣。豈言其于畫一。對張其墓曰。

雲帥畫詩

筆法初傳序

新岡公徵善書。其法甚嚴。其眼空一世。於今人之書少許可。乃著一書以矜式。後學命曰筆法初傳。其論云。學書宜先學執筆。執筆得法。而後始可得點畫波撇之妙。余乃未知執筆之法者。然眼則頗知書。嘗謂書不可徒學。腹有萬卷。而眼空一世。則其書可觀矣。自古賢哲豪傑所作字。々飛動生龍活虎。有劈紙欲飛之勢。是豈屑々於學書者乎哉。苟其腹空虛。而其眼低卑。則雖日臨二王帖。春蚓秋蛇。徒塗紙耳。今之孳々學書者。往往不足觀。蓋坐此病也。不知公徵以

為何如。東坡論王荊公書云。得無法之法。顧公徵眼。既空。一世書論。亦滿腹。則於余斯論。或以為得無法之法。歟。迨其謁序書。以質之。

重野成齋曰。腹充眼空之論。高於執筆之法。幾等。小山春山曰。書家之書。往々乏乎風韻氣骨。此由其腹無詩書。余未見公徵書。不識能出于世之書家上否乎。讀子闇此序。想見公徵其人。甲申清明節拜讀。一書以錄左對學。今日筆去其體。得同公燭善書。其志甚遠。其眼空一世。然今人之書。筆去其體。

寅十經國論序

吾友藤田一郎慷慨憂國士也。今夏以國會之開。漸近。閉門謝客。著經國論若干卷。携來示余。且囑序之。余受而讀之。自學校教育官省理財農桑水利外交貿易訟獄刑法以下。凡經營國家之要。靡不論究。而以愛惜民力為主。余亦嘗憂國事。舉其最者十條曰。紀綱未肅。而內訌屢起。曰。民未得其所。而風俗日頹。曰。異說橫行。而正學未講。曰。忠良屏息。而讜議未興。曰。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曰。欺詐日生。而廉耻掃地。曰。金貨濫出。而國債如山。曰。強國陸梁。而侮我歲。

春山曰讀此十日毛髮竦豎

聖高文錄 上 序 四十四 清生氏梓

久曰訟獄繁興而裁決淹滯曰盜賊滋熾而緝捕日
嚴此吾十年前所見而憂也今則時勢一變故一郎
所見稍有異同然其愛惜民力則同嗚乎國會議員
諸子苟留意乎此國家其庶幾乎若夫吸民之膏血
車馬器玩動費數千金聲色燕遊惟耽者抑何心哉
陳文節曰六大息之書不出於漢廷之諸老而陳於
雒陽之年少三十字之獻不見於唐室之公卿而見
晉州之男子余於一郎經國論亦云
吾小山春山曰藤田君得此序足以鼎呂其著
庚寅十一月十一日力疾拜觀

又曰好引 証

扶桑三絕集序

我邦可誇外人者甚多矣山則富士花則櫻花而海
島之勝則推與之松島陸中本間貞治選集詩係此
三者名曰扶桑三絕集請序於余余嘗登富士絕頂
有詩云東海鍾靈富士名玉容萬仞鬼工成峯頭掬
飲金銀水從此吾詩應有聲又咏櫻云神州正氣生
佳木爛熳着花三月天芳山一種尤堪賞曾護行宮
五十年松島則未詣觀焉然嘗觀其圖又門生阿部
忠助遊其地拔禪松一根來贈余余益甚愛之則
亦猶詣觀也乃賦一絕云八百八洲滄海東禪稍老

扶桑三絕集序 上 序 四十五 清生氏梓

聚亭文鈔 上 序

幹綠葱。一。株。移。種。瓦。盆。裏。颼。颼。如。含。絕。島。風。不。識。此。三。詩。亦。皆。可。以。入。選。而。誇。示。外。人。否。耶。姑。書。以。贈。之。

春山曰。聯合三詩作序引。一語結收。善占地步。傳懋元曰。雲龍未游南北美利加時。曾飽看櫻花矣。富士則於游西京時。遙矚於風雪中。松島未之暢游。讀此。不翅置身三絕間也。

孫君異曰。述詩序詩雅與題稱。是善構章法者。非徒下。聚亭先生文鈔卷之上終

題聚亭蒲生先生文鈔

別號蘇齋

聖賢之文載斯道。千載人以為至寶。苟欲立言論。後昆身於道德。要深造。今人述作務修飾。博洽徒誇才。學識不然。膚淺不足觀。有言何必有其德。嗟我聚亭。蒲先生。區區不屑以文名。平生篤信聖人道。講學之暇。事育英。學而不厭。知務博。誨而不倦。仁守約。拳拳服膺。仁知訓。陋巷簞瓢不改樂。行有餘力。為文辭。無意求奇文。自奇。雲自卷舒。山變態。風時來往。水多姿。仁者樂山。知者水。無乃於文發妙理。樂壽况過耳。順年轉知於道。進乎技。高山大川好探尋。格致日久造。

聚曰溢美
何敢當然
大作一氣
呵成滾々
可誦且知
己之言不
忍棄故錄

聚亭文鈔 上 友 四十一 卷之八 辛

之深。動能養我浩然氣。靜以存吾不動心。觀山觀水。常自反。先生於文務其本根。既厚自成。高淵源。既深自致。遠庶幾有德必有言。言不下帶。道乃存。藏諸身。今筆諸冊。取之左右。逢其原。今茲將刊其文集。後進之士。須講習。修辭一意。立其誠。豈是庸儒所企及。別有大著。既等身。表章孝子與忠臣。偉人傳成二十卷。應與此集傳千春。自從邪說亂道。統漫指斯文為無用。皇天猶未喪斯文。豈因世變為輕重。下之事親。上事君。世微斯文道。焉聞文乎文乎。曷可廢。人能弘道在斯文。
東京
隄增藏謹題

聚曰雖溢
美苟拙文
亦可誦乎
所謂敝帚
千金者呵

聚亭先生文鈔跋
巧於文之難。未如精於文之難。精於文之難。未如雄於文之尤難。蓋巧者可才以致之。精者可學以致之。至乎雄者。則非才之與學之所能致。必也氣魄深厚。識見高邁。洞貫古今。凌壓一世。而後可也。以余觀之。如網亭蒲生先生。其雄於文者乎。清嚴師言曰。我朝文章法度。謹嚴邊幅。修整不乏其人。若夫海涵地負。風起雲飛。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可稱曠世文豪者。惟寧都雪苑穆堂隨園四人。今先生之文。精悍如寧都。雋爽如雪苑。純粹而疏暢。似穆堂。沉痛而奇狃。似

隨園則稱為曠世文豪豈不可哉。讀是集者必知余之不阿於所好也。丁酉七月上浣。

攝西久保雅及謹題

今夫世人所奔競汲汲研磨講習者非刑名刻薄之事則殖利培克之術故日開彫者概其書是以欲見忠孝仁義言有益於民物教化者不可得也。獨若此書及偉人傳真所謂空谷足音暗夜孤燈顧氏云文之不可絕於天地者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此言似為先生著書言者於戲何其竒也。佐渡 風間儀拜識

又曰足音
孤燈二句
直千金

興利不若除害論 1	答芳野子溫書 21	三溪詩集序 38
非非易論 2	答小林礪川書 23	北越居士傳序 39
曩倫論 4	呈小野湖山書 24	本朝名家史論序 40
政乎異端斯害也已論 6	呈佐々木樞密 25	我馮小志序 41
納民於軌物論 7	顧問書 26	雲帆送稿序 42
漢高祖論 8	復地引準二書 26	筆法初傳序 43
諸葛孔明論 9	与出生書 27	徑國論序 44
上官內省乞創建文貞公祠之資疏 11	与在弟書 28	扶桑三絕集序 45
進近世偉人傳表 12	謝士井生惠彩茶書 30	
賀大婚滿廿五年表 14	与在弟書 31	
上德川老公書 15	孝經說說序 33	
上島津老公書 17	論語備義序 34	
上三条相公書 19	冷雲上人詩集序 35	
上松平春岳公書 20	春山樓文選序 37	

臨和四年秋十月十日
夜大時一掃也

共計 三十五

010190526947

48-13590

